談談郭店簡《六德》“人道竭止”

（首發）

四不更

郭店簡《六德》簡23—26，有一段講所謂“六職”“六位”的內容：

古（故）夫夫，婦婦，父父，子子，君君，臣臣，六者客（各）行其戠（職），而亡繇（由）迮（作）也。[[1]](#footnote-1)雚（觀）者（諸）（詩）、箸（書）則亦才（在）壴（矣）；雚（觀）者（諸）豊（禮）、樂則亦才（在）壴（矣）；雚（觀）者（諸）易、春秋則亦才（在）壴（矣）。新（親）此多也，（密）此多，（美）此多也。\_杗止。

此段最後有表示一章結束的墨塊，故在“止”字後斷句並無爭議。“美此多也”之後，墨塊之前的內容，《郭店楚墓竹簡》釋文作“（道）杗止”，注釋引裘按說：

疑“道杗”即以上一篇的篇名，“止”即此篇至此完了之意。“杗”也有可能當釋“柞”或“枼”，待考。[[2]](#footnote-2)

“”讀爲“道”本無問題。郭店簡中以“”表示確鑿的{道}的情況除《六德》外，還見於《老子》甲、《忠信之道》、《性自命出》、《語叢一》、《語叢三》等篇。[[3]](#footnote-3)不過，呂浩最早指出“”字下有一較爲模糊的短橫，應該表示重文符或合文符，[[4]](#footnote-4)這是郭店簡整理者所沒有注意到的。在此基礎上，後來學者有“人”、“行”或“行”、“道導”等讀法，[[5]](#footnote-5)至今尚無定論。

我們認爲，“\_”以讀爲“人道”最爲直接。但要解讀“人道杗止”，顯然需要具體討論“杗”“止”的含義。

李守奎、張峰在討論楚文字中的“桀”字時，曾指出這類字有从“”的寫法。“”从“匄”聲，與“桀”通假，這點沒有問題。“”上的“匄”常常訛變得很厲害，有時會變成“”形（包山簡132號背面“”字之偏旁），則原來的“匄”形變得很像楚文字“甲”形（如上博三《周易》簡18“甲”字作“”）。“亡”字有時會與“甲”形訛混（如郭店簡《六德》簡40“亡”字作“”、郭店簡《語叢三》簡64“亡”字作“”）。[[6]](#footnote-6)我們討論的郭店簡《六德》簡26之“杗”字，原作“”，看似从“亡”从“木”，其實很可能本來也是“”形訛變的結果。郭店簡《緇衣》簡6有和傳世本《緇衣》“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，慎惡以御民之淫”、上博簡本《緇衣》“章好以示民欲，謹惡以PS0977（御）民淫”對應的話：

章好以示民欲，謹惡以民涇〈淫〉

“”字，早已有學者将其分析爲从“水”从“”，讀“遏”，與今本、上博簡本面貌不同，但意義相近。[[7]](#footnote-7)這種字形上部已經完全訛成了“亡”形，與我們討論的《六德》之“杗”字情況相同，是“”上部可以訛作“亡”形的最直接的證據。郭店簡《六德》之“”从“匄”聲，可以讀爲“竭”。“人道竭止”之“止”，應該比較類似《詩經》當中多見於句末的虛詞“止”，如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（《小雅·車舝》），蔣文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指出，“止”字可能是“之矣”的合音，也可能本來就是罕見的與“之”“矣”相似但不相同的語氣詞。[[8]](#footnote-8)如此看來，“人道竭止”就類似於“人道竭之矣”或“人道竭矣”一類意思。

《禮記·大傳》有一段講所謂尊尊親親之道、“人道”的內容：

上治祖禰，尊尊也；下治子孫，親親也；旁治昆弟，合族以食，序以昭繆，別之以禮義，**人道竭矣**。

王文錦《禮記譯解》翻譯爲：

往上端正先祖先父的名分地位，這是尊崇正統至尊。往下確定子孫的繼承關係，這是親愛骨肉至親。從旁理順兄弟的手足情誼，用聚食制度來聯合全族的感情，用左昭右穆的族規排列備份，用禮儀來區別親疏長幼，人道倫常就都體現無疑了。[[9]](#footnote-9)

大體來說是正確的。“人道竭矣”，直接翻譯可以說是“人道都完了/結束了”，其實就相當於“（剛剛講了這些有益人倫的事情後，）人道就講完了，沒有其他內容了”或“人道無外乎剛剛所講的內容”。

郭店簡《六德》這段話，重點說“君”“臣”“父”“子”“夫”“婦”這六類人應該各司其職，跟《禮記·大傳》所說“旁治昆弟，合族以食，序以昭繆，別之以禮義”的“序”“別”這類內容很類似，都在強調社會角色的位置。所謂“親此多也，密此多，美此多也”，“多”本身可能是“者也”合音，“多也”之“也”，照蔡一峰的解釋，可能是古代書手恰巧記錄下來的語流音變的痕迹，也可能是書手書寫《六德》時的疏失。[[10]](#footnote-10)關於“此”字，單育辰說：

應如沈培2004言爲代詞，指“夫夫，婦婦，父父，子子，君君，臣臣”六者各行其職，但並非如其言是“《詩》、《書》新此，禮、樂密此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美此”而是觀諸“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禮、樂、《易》、春秋”皆有“夫夫，婦婦，父父，子子，君君，臣臣”六者各行其職之事存在。[[11]](#footnote-11)

今按，從單育辰所引的內容來看，沈培應該是在解釋“新此多也，密此多，美此多也”之內容。單育辰不同意沈培的看法，但照他的論述，他似乎是在解釋“觀諸詩、書……則亦在矣”一段話，並沒有解釋“新此多也，密此多，美此多也”是什麼意思。我們認爲，“新（親）此多也，密此多，美此多也”，類似說“親此者也，密此者也，美此者也”，顯然是三種行爲：要對上述所說的“六者各司其職”這件事，親之、密之、美之。說完這三種行爲之後，“人道竭之矣”，即“關乎人道的事情就講完了”。這三種行爲當然是有益於人倫的。這段話重點講“各行其職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《禮記·大傳》所講的人倫之道，側重於親族間的各種身份；《六德》講的“人道”，本質也是一種“人倫之道”，但內容要廣一些，還涉及君與臣的身份與位置。

1. “”二字，學界異見頗多，影響較大的見解是將其讀爲“獄訟”，參看梁立勇：《郭店簡二三字試釋》，“簡帛研究”網，2003年1月17日，網站現在停止運營，今據下列趙平安文轉引；趙平安：《出土文獻視域下的“庶慎”》，《中國文字》2020年夏季號（總第3期），第139—140頁；各家考釋意見參看單育辰：《郭店〈尊德義〉〈成之聞之〉〈六德〉三篇整理與研究》，科學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258—262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荊門市博物館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89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張光裕、袁國華編：《郭店楚簡研究》第一卷《文字編》，藝文印書館，2006年，第59—60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呂浩：《〈郭店楚墓竹簡〉釋文訂補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2輯，2001年，第279—280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參看單育辰：《郭店〈尊德義〉〈成之聞之〉〈六德〉三篇整理與研究》，第268—269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參看陳斯鵬《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》第二章“楚系簡帛中的一字形表多音義現象”中的“（一）同形”部分例（1）。陳斯鵬：《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（修訂本）》，2022年，第77—78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白於藍；《郭店楚墓竹簡釋讀札記》，《古文字論集（二）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編輯出版，2001年，第175—176頁。李守奎、張峰：《說楚文字中的“桀”與“傑”》，《簡帛》第7輯，2012年，第79—86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蔣文：《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〈詩經〉文本的校勘和解讀》，中西書局，2019年，第50—59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王文錦：《禮記譯解》，中華書局，2016年，第429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蔡一峰：《郭店簡〈六德〉“多”字讀法辨議》，《出土文獻》2023年第1期，第75—77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單育辰：《郭店〈尊德義〉〈成之聞之〉〈六德〉三篇整理與研究》，第265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